



石板橋與小溪的對話

◎莊雅雯

四歲時，我走過他，要走六步。青綠的竹槿襯著他，有一股溫柔的感覺。他的兩端連著的不是柏油路，亦非水泥道；而是古樸質實的碎石子路。每當我走過時，總不安分的將他走完，硬是停下來摘橋畔的花朵。呵！左邊是竹林、右邊是花叢，令我不禁聯想——他究竟是君子抑或浪子？

兒時的記憶，因為有他，而如同當初摘取的橋畔花朵般鮮紅艷麗。

在我出生之前，他就已經在那了，也許他和爺爺奶奶一般有相同的歲數。他，厚厚的一塊石板，沒有名字。卻盡責的擔負著他的使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命，讓情誼川流不息。

「也許土地公公住在橋上哦！」有一天奶奶這麼對我說。
「真的！」天真的我，很相信。

於是，每回走過橋上，總愛叫著土地公公的名字，然後蹲在橋上，靜靜的看著溪水，作一廂情願的等待。當然，土地公公從沒出現過，有的，是我的爺爺拉著嗓門叫我回家吃飯的聲音。

石橋下的小溪，冰冷而潤滑，卻輕柔的歌著。我想這橋是真的有靈氣的。在星空下，他和小溪的對話，總是高深莫測，我傻傻的坐在橋上聽，看螢火蟲飛上飛下，直到兩眼昏花、耳朵嗡嗡，奶奶就會拖我回去睡覺。真是不懂，為何奶奶算得如此精準呢？我到現在還是疑惑得很。

幾年之後，離開宜蘭的古厝，離開爺爺奶奶的照料，離開沒見過面的土地公公，回到出生的台北。在台北，橋都很大。沒有走過的機會。只要坐在車上便可輕車長橋，無眷無戀。有時能欣賞橋邊的夕陽



之美，全賴塞車。巍峨的台北橋，插著隨風的旗桿海。那是竹子吧，沒有生命的竹子，讓我極度思念家鄉裡的橋，那有綠竹的他。

於是，每年回鄉的日子，是我極興奮的時刻。

家鄉年年在變，而爺爺奶奶依舊是和藹可親的，只是歲月的刀有些殘酷，加深了他們臉上的紋理，就好像一年一年的等待，漸漸等比加速。而宜蘭的古厝也在爺爺奶奶搬家後，變得衰敗不堪了。不過，令人驚喜的是，古厝晒穀場外的小橋卻奇蹟似的健在。流水仍然潺潺，那亙古的對話，依然是纏綿不息。清新的感受，讓人重回純真的過去。

可是，走近小橋，我有些錯愕，他變得憔悴許多。青苔像鬍渣蔓延在他臉上，原本襯著他的綠竹枯黃了！原來！擁有竹林的那戶人家，將房地賣了，高高的樓層起而代之，也替小橋鑄成了一句話「古道少人行」，因此青苔生、竹林枯。有些悲哀，有些心痛，我曾有的過去變得蕭瑟了。兩大步跨過小橋，我的眼中有些酸楚。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回到台北之後，實在不願去想未來的家鄉，總是害怕再回去時，小橋不在了溪也濁了，那是曾經的美麗呀！聽溪潺觀夜星，我還能再來一次嗎？真的很不願讓證據成空，不願只有在夢裡才能見他。可是，我並非天亦非地，著實無能為力。我只能問，未來的世界，還有沒有純真的機會，我只能想，要怎樣才能留住他，讓回憶有個依歸。

（大專組 佳作）